

諸儒鳴道

十三



元城先生語錄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樅字聖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實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僕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爲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因上謁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幸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爲可教意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少人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宦肯來相從願他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聞爽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

元城語錄

一

丁未年

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旣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廩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能使他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陽馬永卿大年序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九

元城先生語上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慎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郵

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先生問僕舊治甚經僕對治書先生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僕聞其言色駭先生曰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之尚書是也僕曰其略何如可得聞乎先生曰止如稽古字往往不同不知近日士人如何解僕因舉新經以對先生曰此非金陵說乎非但金陵之說非而孔氏之說亦非也因令取注尚書以手指語僕曰自此作堯典以上書序也舊與他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曰以下語僕曰此兩字乃篇題也其下當爲粵若稽古粵若

發語之辭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爲順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賢卒未能解可取前漢儒林傳藝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見且曰堯典之說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爲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僕又曰學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曰秦廷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字一句也今乃以堯典曰爲一句若稽古帝堯爲一句非也

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

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則曰金陵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欲言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與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朱雲是其一也僕退而檢朱雲傳華陰守丞嘉封事薦朱雲爲御史大夫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僕後見先生因舉此言先生曰是矣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

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先生問僕曰世之所以罪金陵者何也僕以新法對先生曰此但一事耳其爲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多成周之法且五帝之法尚不同而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本朝何哉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以撓民也正如莊子言楛斗折衡則民不爭使天下人皆如莊周自可不爭使天下吏人皆如臨川可不要人

錢也僕曰所謂大害何也先生曰正在僥倖路開耳譬如一大室中聚天下珍寶只有一門門前有一正路甚廣大然極迂遠難到若非其人輒趣此路者必有人約迴之然此室又有數小邪路可到有數小門可入自古聖君賢臣相與同心極力閉此門若有由邪路來者則拒之使不得入或時放一兩人入亦不至甚害也若乃廣開此路大開此門則人乘此逕路而入自此門一開之後不復可閉何況有人於室中招之乎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擢用新進少年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啓又教人主作福作威之術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旨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爲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

持可也若其勢必為姦臣所竊則賞罰綱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

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假天下無三綱五常之道則禍亂大作人將無噍類豈佛之心乎譬如州縣長官不事事而郡縣大亂乃復禮佛誦經閉門坐禪以為學佛可乎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先生曰古今大儒因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為儒佛弟子宜各主其教使之無

元祐

四

過於重而已且三教鼎足獨令一足大可乎則鼎必覆矣且所謂佛法者果何物也凡可以言者皆有為法也謂之有為法則有成有敗然萬物之理盛極必壞故佛法太盛則不獨為吾儒病亦為佛法之大禍也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采非也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芻蕘之言乎而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為過於堯舜周孔此又好大之病也與溺佛而至佞佛同科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

隨時上下人也僕又問東坡稱先生喜談禪何也先生曰非也北歸時與東坡同塗極欵曲故暇日多談禪某嘗患士大夫多以此事爲戲且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以爲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去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

元城言二

三

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把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

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去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

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官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己如何爾若仕官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先生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為執政與老先生論議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

元城語上

六

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先生曰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為即言之若太迫蹙關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哲廟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畢於一小軒中賜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老儒也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嘆息久之

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槩論且以飲酒一事言之本草言三人早行內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冬月

早行冒寒必疾故藉酒酷烈之氣以敵之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效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盡知之若此輩或有言酒可以辟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積熱于五臟之間不可救也若北人能絕酒色兩事雖在炎方何害

先生嘗問僕參請平僕對以亦嘗有此事但未能深得爾先生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不謂之

禪爾至於佛乃窺見此理而易其名及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不知吾友於世所謂話頭者亦略聞之乎僕對曰見相識中愛理會栢樹子又問吾友如何解僕無以對先生曰據此事不容言然以其所見則夫子不答是也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答然向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栢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後尋祖師西來意可一笑也又曰佛法到梁敝矣人皆認着色相至於武帝爲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法只認着色相則佛法有可滅之理達磨西來其說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

力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五六十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爲儒者不可只譚佛法蓋爲孔子地也又不根之人以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意又其下者復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可曾與人言者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謾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

元、坎語一

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爲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見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敝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

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

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澆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先生與僕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先生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曰明皇仰

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與王毛仲不相善至奏其怨望之言而毛仲終被誅然則人主不面質其臣而好與宦官密語未有不竊弄權柄而亂天下者也此事可爲戒不可以爲法

先生與僕言仁廟恭儉先生曰仁廟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常記得老先生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爲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

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紼被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曾問其姓名至今以爲恨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上之分明知其姦至

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
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僕曰譬人之服藥
未達藥性而誤服之一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
今已知藥之害人以其甘而又服之藥之有益以其苦
而去之則欲其人之不死其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
之君亦惡亂云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
僕無以對先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
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
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
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
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
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眷日深矣所謂

元城語上

二

青

譖之者非顯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無不
爲也所謂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黨援
者無不爲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且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佞幸
最能測人主之喜怒彼姦臣之爲相豈無一事貽怒然
纔覺怒必於佞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而
去也又人主不知爲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大臣
不知佞幸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
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僕歸
檢唐書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蕭嵩二十一年
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嵩休同罷開元二十二年五
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韓休爲相明

皇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也帝默不應

先生嘗曰太祖即位常令後苑作造薰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道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

元城語上

十一

十一

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熏籠今爲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其後法壞自御前直降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以爲例

先生嘗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以來世守此土兩蕃畏之故令世襲蓋其意曰若不捍禦則虜人入寇先壞世襲地此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

愛惜分外防備若挈土地入蕃不過令依舊世守本朝必爲理會若反噬則太原及陝西路大帥禦之非若祿山連三路節度之比極爲得策其後以爲世襲不便以折氏平河東有功依舊乃移李氏爲陝西兩鎮因此遂失靈夏至今爲患又言太祖與群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已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爲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至太宗未平晉已爲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爲平燕山詩賦方戰爭之時行在扈從群臣屬和將士歆艷文章而於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此慕虛名受實患也澶淵之役章聖旣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先生一日僕閑語因言某人乃某人遠族也先生曰宗與族孰近僕曰宗近也先生曰此顛倒也然此事極卒難曉因命取左氏檢示僕曰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注云於城外向其國也同姓於宗廟注云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注云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注云父廟也謂同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注云諸姬同姓國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云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先共祖周公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爲宗姬以縣主爲族姬則親疎遠近失之矣又姬周姓也趙出於秦嬴燕姑息媯之類

皆以姓在下如今稱阿王阿趙是也且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主婚之禮尊卑不等故以同姓國公主之是以王姬下嫁於齊而魯築王姬之館于外此其證也自唐以來已爲失禮獨取美名若金仙玉真之類是也已爲知禮者所笑若乃國朝最有法度無何壞之自漢之初以姬爲貴姓取以爲嬪嬙之號若戚姬薄姬之類已自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大笑先生又曰比年失禮多矣此特小小者耳若乃禮義廉恥是四維今乃掃地而盡此不獨可大笑真可大慟也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九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

元城先生語中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廷闕政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爲無益也熙寧之初嘗有文字諛用兵而不曾留藁然某得在弟子之列嘗聞其大略以謂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今乃不然是富人愛鄰家貧民些小財物開門延入而與之博若幸勝焉則所得者皆微細棄賤之物不足爲富人財用多寡若不勝焉則富人屋宇田宅財

元城語中

物皆貧家所有矣又况博奕者貧人日月爲之乃所工也而富人之所短貧人日夜專望富人與之博但無路爾今乃自家先引而呼之貧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貧人至於用刑法則是入官府也至是無術矣若不至於入官府處則爲善矣且官吏之清嚴者常云富人挾勢以陵貧民故貧民往往得理今既用兵則中國夷狄之勝負繫之於天豈知天之心不若清嚴官吏心乎又况邊隅無隙而已爲兵首乃最古今之大忌則官中所謂先下拳者也其敗必矣此疏累數千言大槩如此先生與僕論霍光立宣帝事先生曰霍將軍立宣帝固是好事然博陸之意亦有在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尚在霍光建議以王先帝已棄不

錄故立昌邑王賀昌邑群臣既到漢廷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得間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大都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黨耳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摹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昔代宗憲宗時來瑱于頔最先來朝繼而或殺之或破其家而河朔諸藩鎮乃無術治之如此則藩鎮豈肯來朝也其縛盧從史事又直可笑

當初出兵驚天動地與武元衡復讎去討王承宗承宗捉不得却去自家寨中縛下盧從史凱旋而歸君臣更相賀其無恥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侯捉得河東薛王令他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僕曰此所謂不欺善也先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

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用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今錢王既歸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先生嘗言三代以上即不問三代以降雖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出吾太祖下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且以立後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時處置不下高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獨泣欲引刀自刺無處置如此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齊王各長立奇偉乃以天下與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產尚欲與其子況天下之富貴乎此正諸佛菩薩用心為生靈而來既了此一大事即脫然而歸不復為子孫計此堯舜用心也僕曰舊史言唐明宗禱天而生太祖太祖於天成二年

元城語口

三

丁亥歲生後太宗生於己亥歲兩聖人相繼生故能平定天下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勤也僕曰如何先生曰所謂長養成就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材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材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神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而老先生號為黨魁故金陵以兩府啗之欲絕其辭然老先生是豈可以官職啗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遂醞造一件大事點污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目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

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爲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于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污讎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今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出即以言事不當責之雖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近來言事之臣坐責宰相多諭言官今搜尋撰合事節污讎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爲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自知已之姦邪欲天下之人須得如已之姦邪而不肯以直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也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不變其說公羊穀梁出於漢初故列於學官而左氏後出與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秋之說不勝其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門人皆受六經之義而六經皆前世事可以明言得失至於春秋所貶損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爲之也公穀皆解正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

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
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
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
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
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
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三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
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已見亦可也然此
事先儒或爲之多失於穿鑿以爲三家皆不可信而吾
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
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爲作怪至於以謂左氏者非
左丘明也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
同時人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非春秋
左氏而左氏別有名也其妄意穿鑿乃至如此想見啖
助當初立此新意穿鑿之時自謂可破萬世之惑不知
爲後世笑具也吾友宜深戒之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
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嘏
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
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
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
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興王之初
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伎藝
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
亦後世不及也

先生問曰吾友亦嘗看佛書乎僕曰然先生曰凡看經者當知其義若但尋文逐句即不通處或起誹謗或造祇幻不若不看也僕曰何也先生曰法華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言其性也先生因取楞嚴經指示僕曰觀世音言令衆生於我生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五者薰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所謂刀尋段段壞者正謂是耳又云七者性音圓銷觀聽反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着謂人得無畏力則雖被拘執而吾觀聽反入而枷鎖不能爲

元城語中

六

害故祖師被刑去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而老黃龍住歸宗又入牢獄若此人者刑殺枷鎖所不能害也先生又曰吾友可以此理論於人使後人不至謗佛也先生嘗曰賢王言笑頻呬足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有死蕃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令郡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并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時於禁中閱之且命取所估珍珠上與宦官同閱愛其珍異張貴妃在側意欲得之上依所估價出禁中錢易之以賜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有於上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踴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爲首飾以誇同輩欲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

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乃大悅使人各簪牡丹一枝自是禁中更不戴珍珠價大減

先生因言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故老先生與某言此二事以為得大臣之

元城語口

體

先生曰老先生退居洛日無三日不見之一日見於讀書堂老先生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老先生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老先生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累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昨夕偶窺破之老先生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僕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先生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有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

元城語中

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

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
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爲得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
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
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
此大患也

先生曰老先生旣居洛某從之蓋十年老先生於國子
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
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唐
晉間人以救其敝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
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
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
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

元城語中

九

千省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
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
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
也公頗多之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
其言絕妙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
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
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爲歸
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
辛氏遷闕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遷實沉于大
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
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收

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
尅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
後服衰則先陷吾友可記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
我所有顧老夫不復見也先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
言之言畢色慘然者久之僕不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
僕愈信先生之言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而
晉地之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噫先生可謂先知矣
僕又妄意測之曰丙午為天水故火最大忌又中國陽也
夷狄陰也故晉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丁未年此可驗
也且九為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為
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漢書所謂
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夫嗚呼靖康之事雖由

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之
先生曰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是也
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
恐其不終故書曰天難謀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
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為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
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為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僕曰若
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先生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
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不能懷也故假天
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今尚未
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僕退檢史記武王滅商
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
應設以辭楚兵乃去蓋使之以事以拒其言也僕後以

此質於先生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先王曰且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第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

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為高宗蓋當時群臣凡心中所欲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為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偽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常宜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古人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某嘗見老先生言唯劉炫之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情如常矣此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也往來固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而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若以謂視苗以爲穗視穗以爲實則失之遠矣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

元城語口

七

人之詩尚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諸儒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員講說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間獻王好之不得列於學官至後漢大儒馬鄭輩好之遂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短長未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

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中懼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朝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

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

元城語口

四

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之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禍莫大於用兵之成敗而人主爲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一日大喜謂其兄且曰某昨夕讀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國不亡蓋每遣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不爲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取漢書考之信而有徵

先生一日問僕頗能圍碁否僕對以亦嘗爲之終不高
故雖與人對局亦復嬾爾先生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
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
者耳若低碁即以爲著者爲先著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
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
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
又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
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
著者爲先著也先生又曰圍碁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碁
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碁雖是
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
輒大怒慢罵良平躡之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良平見處
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
萬言亦何益哉

先生與僕論難子產先生曰子產長於孔子三十五歲
孔子以兄事之且以鄭蕞爾之國又時有群臣之亂其
後得子產然後鄭乃定然子產之爲相時晉楚漸向衰
矣又能事晉楚大夫故終子產之世可保無事然鄭區
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
矣故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僕退而考十二國表
皆如先生之言子產長於孔子三十五歲且孔子以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生推而上之得鄭悼公元年歲在
乙亥而子產生簡公之三年子駟當國子耳爲司空子
孔爲司徒冬十月尉止等作亂攻執政于朝而子產討

平之時年二十四矣簡公之十二年丁未子產爲卿時
年三十三雖爲卿而在衆卿之下未得用事至二十
二年季札適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二十三年鄭有良
霄之亂子產平之始爲政史記年紀聲公五年子產卒
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月而卒乃鄭定公
之八年也其去聲公之五年乃隔二十五年不應如此
懸遠恐有一誤也鄭悼公之元年乙亥至定公八年度
辰計六十五年若至聲公五年乙巳計九十一年當鄭
釐公之時方晉悼公楚共王爭爲盟主而鄭在二大國
之間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故鄭之
群臣以玉帛待於境上而求強者庇爲無寧歲矣及子
產爲政之時晉悼公已薨矣平公嗣位志不在於諸侯

元城語曰

十六

六卿更用事而公室用矣當是時楚有邲敖之難繼以
靈王平王之亂而楚衰矣而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
驩心許其更相朝晉楚故簡公之二十七年夏如晉而
楚不問也冬如楚而晉不怒也以故鄭不受兵者數十
年雖曰子產之功亦值其時適然也或有疑孔子子產
之年不應相去如此然子產平尉止之亂乃襄公之十
年後十三年孔子生則可知矣昭公二十五年晉趙簡
子問禮于子大叔大叔對曰吾也先大夫子產云云
先生論及高帝功臣屠狗販繒之徒呼繒字與錫相近
僕時聽過不曾上請後檢灌嬰傳注但云帛之總名而
已續於韻略檢之慈陵切注云帛也增咨登切以繒爲
增誠非也餘按尚書厥篚玄纁縞注云玄黑縞白縞也

纖細也釋文云似凌切然韻切爲慈陵不若似陵之近也飭字乃在耕字韻中徐盈切則與似凌不相類但聲相近耳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一

元城先生語下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時蓋以其相近也然獨有一事乃用漢制深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越帥爲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即以前宰相執政從官爲帥恐其權太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爲監司以糾之然不過臺省寺監官如有藩臣一事不法即行按劾故不敢爲非不待朝廷治之而後有忌憚也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部郡國秩纔六百石爾且漢制萬戶以上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今刺史之秩乃

元城語下

一

在千石縣令之下其秩卑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問事一條謂強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故唐觀察使則綏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即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亂者豈可輕變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爲臺諫使宰相不敢爲非亦此意也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物禁大盛

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元公之時
元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元來奔是
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
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弑其君遂專齊國後
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
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
年呼韓邪單于稽侯欄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
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堂爲世適皇孫此
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
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
時則其朕兆固以久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旣皆有數
而人事無益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

言命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但聖人知而
不言若不知命尚不可爲君子況聖人乎若知而言之
是教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綱紀大壞賞罰無
章生靈至於無噍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
生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春
夏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成萬物及其衰
也君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來相輔
佐肅殺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慘然久
之僕知其意有所在也遂不敢復問

先生嘗云左氏惟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獨不論天下
大體僕曰何也先生曰且以伐原一事論之左氏以論
伐原而示之信且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

公何爲而伐之蓋文公以兵逼而取之也且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故周人辭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櫟茅之田且晉文之請隧非真欲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取天下之德而乃有二王旣而周人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而奪之何以知其然耶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懿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且陽樊之人往往皆天子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旣圍陽樊又復圍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逼而取之也而左氏復以爲美何哉且王室都洛而原乃今武原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

逼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畿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仇受賞于平王之禮而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且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蓋言以大制小以強服弱今王畿之狹如此是晉能定王室一時之難而貽成周無窮之禍也蓋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八百里者失之也及平王東遷洛邑財方六百里爾至襄王時以河內賜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至小然

則文公之伐原乃文公至不美之事而左氏乃反稱之何也故某以謂只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不論天下大體

先生與僕論熙寧殿試用策時先生曰詩賦經術皆是朝廷一取人之科目耳使如三代兩漢魏晉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然奔競矯激之風勝矣故以言取人示公道也殿試之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問比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諂也儻或有沽激慷慨直言之士未必有益故元和初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對策極詆時政緣此紛爭分牛李

之黨爲縉紳之禍者幾五十年以此足可知也蓋朝廷設科目無有難易苟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來應亦有得有失或使之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亦來應亦有得有失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其材智名聲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得殿試策可以別人材也敦厚浮薄色色有之唐文宗之言至矣先生嘗云人主之職在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而皆爲我用則其運天下有餘裕矣倪寬爲廷尉卒史見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牧耳及爲疑奏張湯始竒之上問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又蕭望之爲治禮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且寬身爲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

居九重乃又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群臣遠矣且宣帝以少年在民間鬪鷄走馬日游三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故二主卓然爲漢賢主必有大過人者故爲人主不能有術以自知天下豪傑惟左右權臣倂幸之是聽烏能起太平之治哉僕因問曰然則人主用何術可以知之先生曰若使天下之士凡有言者皆得達於上又人主於燕閒之時於其等輩廣訪而備問之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先生與僕論左氏先生曰祁奚請老外舉其讎內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一年晉討欒氏之難囚叔向叔

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儻以七十而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雖不足怪然不若史記之所載也因取史記示僕晉世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羣臣之可用也祁奚舉解狐又舉祁午先生曰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十而請老也但舉羣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爲正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

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教諸

侯佚欲恐或非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無令俗子知恐生謗議爾

先生嘗曰難哉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己之所能爲又須知君之所能爲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者也且如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當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等夫望之雖爲師傅然比之許史則其情踈矣且能聽踈臣之言以逐親愛自古人君止一人能之秦昭王也且宣帝何如主也猶且委任宦官蓋寬饒一觸而殺其身則其權可知矣元帝至昏庸也其視昭王宣帝猶天冠地履也是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譖堪更生下獄時元帝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至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
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
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
何等事者也亦不容無罪矣鼂錯誠非長者然言亦可
取嘗上疏去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此亦
不爲無理故凡人之性明銳者當輔以寬和謙冲之道
其性仁柔者當輔以發強剛毅之術如此乃有貴於學
矣

先生與僕論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堂
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
堂之廬正字犯廟諱蓋此四字出於李尋傳且玉堂殿名也
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汗

元城語

七

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徹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
上言乞摘去二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
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
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廬或在黃門時
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
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廬師
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
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
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
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
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則玉堂殿
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

後數日僕問先生曰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今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今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僕怪蕭何如此乃吟一絕云創業艱難尚爾爲太平奢侈可前知欲今後世無能過可笑蕭何爾許癡僕因舉此詩先生笑曰此則固然然何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拜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

元城語下

八

洪新

復至洛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

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
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于海其
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
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也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真孔子之所作乎
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
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實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
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體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且孔子生於襄之

元城語下

九

二十二年當穆姜爲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
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
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

先生嘗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
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
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南
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
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
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其後子由亦
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
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

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時急救之故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

元戎言一

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先生與僕論歷法嘗曰古今歷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歷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示僕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二年後

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漢五年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寅蓋徐廣推歷以謂此三年合閏八月四月正月以歸餘於終故閏九月也非獨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羣臣既誅諸呂迎立代王閏月巳酉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且巳酉辛亥相去三日巳隔一年則知閏月者乃後九月也僕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踈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且十一

三教書下

上

李憲

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踈想見大抵色色如此其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爲也若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踈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年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顧彼宦官安知之其遇禍也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久矣始於正元十二年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凡十四年亦嘗作爲文字後二十六年乃有甘露之禍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嘗什所為碑停叔玉昏顧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尚主遂為房氏大禍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終滅其族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莘莘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暮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氏豈有再振之理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於斯信矣

先生嘗曰宰相之任難哉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矣元載既誅時望歸劉晏代宗懲前事遂擢太常卿楊綰禮部侍郎常袞為相時大曆十三年乙巳歲四月壬午至七月己巳綰薨相去纔一百八日矣然綰之名望如此

藉使不死假之歲月或恐建立又過於此或曰非也當時綰袞齊名袞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罷故物議如此至目為賅伯則綰之早亡未必為不幸也蓋權者人所嫉持權既久而亡所建立其被謗也不亦宜哉

先生一日與僕論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僕曰已嘗考之不能盡解先生曰老先生修資治通鑑日劉貢父兄弟皆預討論時二人性好古書古字之於左傳史記西漢尤其所長常以此事問之貢父曰亥字須依古亥字解之然後可通今因吾友之問當分付之先生乃取左氏史記并紙筆於卓子上再三箋注且曰非好古者不足與語也僕秘之久矣又恐因而泯滅輒著于後魯襄公三十年晉平公十五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

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謂正月

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問之師曠曰魯叔

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

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

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下亥上二畫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六旬也先王解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七十二年之中閏餘乘

除可得此甲子之數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

元城語下

三

洪新

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

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也故曰三之一丈

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冬十月甲午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

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

公之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去

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

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

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

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筭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者注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

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仄則當如此收寫其左豎

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筭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日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之類是也與書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

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言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又問僕曰文王重易六爻則今之六十四卦皆文王所作也而易言包羲氏以來聖人已有所謂取諸益取諸睽之

類何也僕思有以對未能也先生曰神農作耒耜得益之爻耳非謂當時已有益卦也他皆類此不然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則是未有書契已前有夬卦矣蓋伏羲造書契得夬之義也此理甚明先生又曰今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司馬遷傳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又云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然今易中無此兩句則亦恐大傳之言也今失之矣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凡兩言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謂繫辭則凡一卦之中所載之文皆其辭也以辭繫於一卦之下故曰繫辭今人乃以大傳爲繫辭此後人之失也故

詩序亦謂之大傳蓋傳取其解經之義爾如春秋有三傳之類俱取其釋經也先生曰吉凶生大業韓康伯注云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此言非是蓋謂有興有廢湯武秦漢之事也又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云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輩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極繫利害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爾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萬萬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慎重姑置之不言可也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曰何也先生

元城語下

三

三昌

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得失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爭忿故魏公存之不論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一

